

水浒传

作者：施耐庵

⊕ 上一页
⊕ 下一页
⊕ 回目录

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

话说当日武都头回转身来看见那人，扑翻身便拜。那人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。武松拜罢，说道：“一年有馀不见哥哥，如何却在这里？”武大道：“二哥，你去了许多时，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？我又怨你，又想你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？”武大道：“我怨你时，当初你在清河县里，要便吃酒醉了，和人相打，时常吃官司，教我要便随衙听候，不曾有一个月净办，常教我受苦，这个便是怨你处。想你时，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，清河县人不怯气，都来相欺负，没人做主；你在家时，谁敢来放个屁；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，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，因此便是想你处。”

看官听说：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。武松身长八尺，一貌堂堂；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——不恁地，如何打得那个猛虎？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，面目丑陋，头脑可笑；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，起他一个浑名，叫做三寸丁谷树皮。那清河县里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有个使女，娘家姓潘，小名唤做金莲；年方二十馀岁，颇有些颜色。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，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从。那个大户以此记恨於心，却倒陪些房奩，不要武大一文钱，白白地嫁与他。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後，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，却来他家里薨恼。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，人物猥口【字形左“反犬”右“崔”】，不会风流；他倒无般不好，为头的爱偷汉子。那武大是个懦弱本分人，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：“好一块羊肉，倒落在狗口里！”因此，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，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，每日仍旧挑卖炊饼。此日，正在县前做买卖。

当下见了武松，武大道：“兄弟，我前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道：‘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，姓武，县里知县参他做个都头。’我也八分猜道是你，原来今日才得撞见。我且不做买卖，一同和你家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家在那里？”武大用手指道：“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。”

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儿，武大引着武松，转湾抹角，一迳望紫石街来。转过两个湾，来到一个茶坊间壁，武大叫一声“大嫂开门”。只见帘子开处，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，应道：“大哥，怎地半早便归？”武大道：“你的叔叔在这里，且来厮见。”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便出来道：“二哥，入屋里来和你嫂嫂相见。”

武松揭开帘子，入进里面，与那妇人相见。武大说道：“大嫂，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头的正是我这兄弟。”那妇人叉手向前道：“叔叔万福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请坐。”

武松当下推金山，倒玉柱，纳头便拜。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，道：“叔叔，折杀奴家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受礼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听得间壁王乾娘说，‘有个打虎的好汉迎到县前来，’要奴家同去看一看。不想去得迟了，赶不上，不曾看见。原来却是叔叔。且请叔叔到楼上去坐。”

三个人回到楼上坐了。那妇人看着武大，道：“我陪着叔叔坐地。你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。”武大应道：“最好。——二哥，你且坐一坐，我便来也。”

武大下楼去了。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自心里寻思道：“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，他又生得这般长大。我嫁得这等一个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晦气！据着武松，大虫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气力。说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？……不想这段

姻缘却在这里！……”

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来这里几日了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到此间十数日了。”妇人道：“叔叔，在那里安歇？”武松道：“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恁地时却不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独自一身，容易料理。早晚自有土兵服侍。”妇人道：“那等人服侍叔叔，怎地顾管得到。何不搬来一家里住？早晚要些汤水吃时，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，不强似这夥腌口【音“匠”，字形左“月”右“赞”】人？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。”武松道：“深谢嫂嫂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莫不别处有婶婶。可取来厮会也好。”武松道：“武二并不曾婚娶。”妇人又问道：“叔叔，青春多少？”武松道：“武二二十五岁。”那妇人道：“长奴三岁。叔叔，今番从哪里来？”武松道：“在沧州住了一年有馀，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，不想却搬在这里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自从嫁得你哥哥，吃他忒善了，被人欺负；清河县里住不得，搬来这里。若得叔叔这般雄壮，谁敢道个‘不’字！”武松道：“家兄从来本分，不似武二撒泼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怎地这般颠倒说！常言道：‘人无刚骨，安身不牢。’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得这般‘三答不回头，四答和身转’的人。”武松道：“家兄却不道得惹事，要嫂嫂忧心。”

正在楼上说话未了，武大买了些酒肉果品归来，放在厨下，走上楼来，叫道：“大嫂，你下来安排。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你看那不晓事的！叔叔在这里坐地，却教我撇了下来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请自便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何不去叫间壁王乾娘安排便了，只是这般不见便！”

武大自去央了间壁王婆安排端正了，都搬上楼来，摆在桌上，无非是些鱼肉果菜之类，随即烫酒上来。

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对席，武大打横。三个人坐下，武大筛酒在各人面前。那妇人拿起酒来，道：“叔叔，休怪没甚管待，请酒一杯。”武松道：“感谢嫂嫂。休这般说。”

武大直顾上下筛酒烫酒，那里来管别事，那妇人笑容可掬，满口儿道：“叔叔，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儿？”拣好的递将过来。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，只把做亲嫂嫂相待。谁知那妇人是个使女出身，惯会小意儿。武大又是个善弱的人，那里会管待人。那妇人吃了几杯酒，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。武松吃他看不过，只低了头不恁麽理会。

当日吃了十数杯酒，武松便起身。武大道：“二哥，再吃几杯了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只好恁地，却又来望哥哥。”都送下楼来。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是必搬来家里住；若是叔叔不搬来时，教我两口儿吃别人笑话。亲兄弟难比别人。大哥，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里过活，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。”武大道：“大嫂说得是。二哥，你便搬来，也教我争口气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，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是必记心，奴这里专望。”

武松别了哥嫂，离了紫石街，迳投县里来，正值知县在厅上坐衙。武松上厅来禀道：“武松有个亲兄搬在紫石街居住；武松欲就家里宿歇，早晚衙门中听候使唤，不敢擅去，请恩相钧旨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是孝悌的勾当，我如何阻你；你可每日来县里伺候。”

武松谢了，收拾行李铺盖。有那新制的衣服并前者赏赐的物件，叫个土兵挑了，武松引到哥哥家里。那妇人见了，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，堆下笑来。武大叫个木匠，就楼下整了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，里面放一条桌子，安两个杌子，一个火炉。武松先把行李安顿了，分付土兵自回去，当晚就哥嫂家里歇卧。

次日早起，那妇人慌忙起来烧洗面汤，舀漱口水，叫武松洗漱了口面，裹了巾帨，出门去县里画卯。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画了卯，早些个归来吃饭，休去别处吃。”武松道：“便来也。”迳去县里画了卯，伺候了一早晨，回到家里。那妇人洗手剔甲，齐齐整整，安排下饭食。三口儿共桌儿吃，武松吃了饭，那妇人双手捧一盏茶递与武松吃。武松道：“教嫂嫂生受，武松寝食不安。县里拨一个土兵来使唤。”那妇人连声叫道：“叔叔，却怎地这般见外？自家的骨肉，又不服侍了别人。便拨一个土兵使用，这厮上锅上灶也不乾淨，奴眼里也看不得这等人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却生受嫂嫂。”

话休絮烦。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，取些银子与武大，教买饼馓茶果，请邻舍吃茶。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

人情，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都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与嫂嫂做衣裳。那妇人笑嘻嘻道：“叔叔，如何使得。——既然叔叔把与奴家，不敢推辞，只得接了。”

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里宿歇。武大依前上街挑卖炊饼。武松每日自去县里画卯，承应差使。不论归迟归早，那妇人顿羹顿饭，欢天喜地，服侍武松，武松倒过意不去。那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，武松是个硬心直汉，却不见怪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不觉过了一月有馀，看看是十二月天气。连日朔风紧起，四下里彤云密布，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大雪来。当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气不止。

次日武松清早出去县里画卯，直到日中未归。武大被这妇人赶出去做买卖，央及隔壁王婆买下些酒肉之类，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，心里自想道：“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，不信他不动情。……”

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，只见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。那妇人揭起帘子，陪着笑脸迎接道：“叔叔，寒冷？”武松道：“感谢嫂嫂忧念。”入得门来，便把毡笠儿除将下来。那妇人双手去接。武松道：“不劳嫂嫂生受。”自把雪来拂了，挂在壁上；解了腰里缠带，脱了身上鹦哥绿口【音“注”，字形以“角丝”旁替“伫”之“单人”旁】丝衲袄，入房里搭了。

那妇人便道：“奴等一早起。叔叔，怎地不归来吃早饭？”武松道：“便是县里一个相识，请吃早饭。却才又有一个作杯，我不奈烦，一直走到家里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恁地；叔叔，向火。”武松道：“好。”便脱了油靴，换了一双袜子，穿了暖鞋；掇个杌子自近火边坐地。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拴，后门也关了，却搬些按酒果品菜蔬入武松房里来，摆在桌子上。

武松问道：“哥哥那里去未归？”妇人道：“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买卖，我和叔叔自饮三杯。”武松道：“一发等哥哥家来吃。”妇人道：“那里等得他来！等他不得！”

说犹未了，早暖了一注子酒来。武松道：“嫂嫂坐地，等武二去烫酒正当。”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自便。”那妇人也掇个杌子近火边坐了。火头边桌上摆着杯盘。那妇人拿盏酒，擎在手里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满饮此杯。”武松接过来，一饮而尽。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，说道：“天色寒冷，叔叔，饮个成双杯儿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自便。”接来又一饮而尽。

武松却筛一杯酒递与那妇人吃。妇人接过酒来吃了，却拿注子再斟酒来，放在武松面前。那妇人将酥胸微露，云鬟半口【字形左“身”右“单”】，脸上堆着笑容，说道：“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：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。敢端的有这话麼？”武松道：“嫂嫂休听外人胡说。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。”妇人道：“我不信，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不信时，只问哥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他晓得甚麽。晓得这等事时，不卖炊饼了。叔叔，且请一杯。”连筛了三四杯酒饮了。

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哄动春心，那里按捺得住，只管把闲话来说。武松也知了四五分，自家只把头来低了。那妇人起身去烫酒。武松自在房里拿起火箸簇火。

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，来到房里，一只手拿着注子，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，说道：“叔叔，只穿这些衣裳，不冷？”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乐意，也不应他。那妇人见他不应，劈手便来夺火箸，口里道：“叔叔不会簇火，我与叔叔拨火；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。”武松有八九分焦躁，只不做声。那妇人欲心似火，不看武松焦躁，便放了火箸，却筛一盏酒来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盏，看着武松道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盏儿残酒。”

武松劈手夺来，泼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嫂嫂！休要恁地不识羞耻！”把手只一推，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。武松睁起眼来道：“武二是个顶天立地擒齿戴发男子汉，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！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！倘有些风吹草动，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，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！再来，休要恁地！”

那妇人通红了脸，便掇开了杌子，口里说道：“我自作乐耍子，不直得便当真起来！好不识人敬重！”搬

了盏碟白向厨下去了。武松自在房里气忿忿地。

天色却早未牌时分。武大挑了担儿归来推门，那妇人慌忙开门。武大进来歇了担儿，随到厨下，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打的。武大道：“你和谁闹来？”那妇人道：“都是你不争气，教外人来欺负我！”武大道：“谁人敢来欺负你！”妇人道：“情知是谁！争奈武二那厮，我见他大雪里归来，连忙安排酒，请他吃；他见前後没人，便把言语来调戏我！”武大道：“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，从来老实。休要高做声，吃邻舍家笑话。”武大撇了老婆，来到武松房里，叫道：“二哥，你不曾吃点心，我和你吃些酒。”武松只不做声，寻思了半晌，再脱了丝鞋，依旧穿上油膀鞋，着了上盖，带上毡笠儿，一头系缠袋，一面出门。武大叫道：“二哥，那里去？”也不应，一直地只顾去了。

武大回到厨下来问老婆道：“我叫他又不应，只顾望县前这条路走了去，正是不知怎地了！”那妇人骂道：“糊突桶！有甚麽难见处！那厮羞了，没脸儿见你，走了出去！我也不再许你留这厮在家里宿歇！”武大道：“他搬出去须吃别人笑话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混沌魍魉！他来调戏我，倒不吃别人笑！你要便自和他道话，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！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，你自留他便了！”武大那里敢再开口。

正在家中两口儿絮聒，只见武松引了一个士兵，拿着一条匾担，迳来房里收拾了行李，便出门去。武大赶出来叫道：“二哥，做甚麽便搬了去？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不要问；说起来，装你的幌子。你只由我自去便了。”

武大那里敢再开口，由武松搬了去。那妇人在里面喃喃呐呐的骂道：“却也好！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，怎地养活了哥嫂，却不知反来嚼咬人！正是‘花木瓜，空好看’！你搬了去，倒谢天谢地！且得冤家离眼前！”

武大见老婆这等骂，正不知怎地，心中只是咄咄不乐，放他不下。

自从武松搬了去县衙里宿歇，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，挑卖炊饼。本待要去县里寻兄弟说话，却被这婆娘千叮万嘱分付，教不要去兜揽他；因此，武大不敢去寻武松。

捻指间，岁月如流，不觉雪晴。过了十数日，却说本县知县自到任已来，却得二年半多了；赚得好些金银，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使用，谋个升转；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，须得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去，便好；猛可想起武松来，“须是此人可去。……有这等英雄了得！”当日便唤武松到衙内商议道：“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；欲要送一担礼物去，就捎封书问安则个。只恐途中不好行，须是得你这等英雄好汉方去得。你可休辞辛苦，与我去走一遭。回来我自重重赏你。”武松应道：“小人得蒙恩相抬举，安敢推故。既蒙差遣，只得便去。小人也自来不曾到东京，就那里观看光景一遭。相公，明日打点端正了便行。”知县大喜，赏了三杯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松领下知县言语，出县门来。到得下处，取了些银两，叫了个士兵，却上街来买了一瓶酒并鱼肉果品之类，一迳投紫石街来，直到武大家里。武大恰好卖炊饼了回来，见武松在门前坐地，叫士兵去厨下安排。那妇人馀情不断，见武松把将酒食来，心中自想道：“莫不这厮思量我了，却又回来？……那厮一定强不过我！且慢慢地相问他。”

那妇人便上楼去重匀粉面，再整云鬓，换些艳色衣服穿了，来到门前，迎接武松。那妇人拜道：“叔叔，不知怎地错见了？好几日并不上门，教奴心里没理会处。每日叫你哥哥来县里寻叔叔陪话，归来只说道：‘无处寻。’今日且喜得叔叔家来。没事坏钱做甚麽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武二有句话，特来要和哥哥嫂嫂说知则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楼上去坐地。”

三个人来到楼上客位里，武松让哥嫂上首坐了。武松撮个杌子，横投坐了。士兵搬将酒肉上楼来摆在桌子上。武松劝哥哥嫂嫂吃酒。那妇人只顾把眼来睃武松。武松只顾吃酒。

酒至五巡，武松讨个劝杯，叫士兵筛了一杯酒，拿在手里，看着武大，道：“大哥在上，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，明日便要起程。多是两个月，少是四五十日便回。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，你从来为人懦弱，我不在家，恐怕被外人来欺负。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，你从明日为始，只做五扇笼出去卖；每日迟出早归，不要和人吃酒；归到家里，便下了帘子，早闭上门，省了多少是非口舌。如若有人欺负你，不要和他争

执，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。大哥依我时，满饮此杯。”武大接了酒道：“我兄弟见得是，我都依你说。”

吃过了一杯酒，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：“嫂嫂是个精细的人，不必武松多说。我哥哥为人质朴，全靠嫂嫂做主看待他。常言道：‘表壮不如里壮。’嫂嫂把得家定，我哥哥烦恼做甚麽？岂不闻古人言：‘菑劳犬不入’？”

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篇，一点红从耳朵边起，紫涨了面皮；指着武大，便骂道：“你这个腌口【音“匝”，字形左“月”右“赞”】混沌！有甚麽言语在外人处说来，欺负老娘！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，叮叮当当响的婆娘！拳头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马，人面上行得人！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！自从嫁了武大，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！有甚麽篱笆不牢，犬儿钻得入来？你胡言乱语，一句句都要下落！丢下砖头瓦儿，一个个要着地！”武松笑道：“若得嫂嫂这般做主，最好；只要心口相应，却不要‘心头不似口头’。既然如此，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，请饮过此杯。”

那妇人推开酒盏，一直跑下楼来；走到半扶梯上，发话道：“你既是聪明伶俐，却不道‘长嫂为母’？我当初嫁武大时，不曾听说有甚麽阿叔！那里走得来‘是亲不是亲，便要做乔家公’！自是老娘晦气了，鸟撞着许多事！”哭下楼去了。那妇人自妆许多奸伪张致。

那武大、武松——弟兄——自再吃了几杯。武松拜辞哥哥。武大道：“兄弟，去了？早早回来，和你相见！”口里说，不觉眼中堕泪。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，便说道：“哥哥便不做得买卖也罢，只在家里坐地；盘缠兄弟自送将来。”武大送武松下楼来。临出门，武松又道：“大哥，我的言语休要忘了。”

武松带了土兵自回县前来收拾。次日早起来，拴束了包裹，来见知县。那知县已自先差下一辆车儿，把箱笼都装载车子上；点两个精壮土兵，县衙里拨两个心腹伴当，都分付了。那四个跟了武松就厅前拜辞了知县，拽扎起，提了朴刀，监押车子，一行五人离了阳谷县，取路望东京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，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。武大忍气吞声，由他自骂，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，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，未晚便归，一脚歇了担儿，便去除了帘子，关上大门，却来家里坐地。

那妇人看了这般，心内焦躁，指着武大脸上骂道：“混沌浊物，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，便把着丧门关了，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！听你那兄弟鸟嘴，也不怕别人笑耻！”武大道：“由他们笑话我家禁鬼。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，省了多少是非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呸！浊物！你是个男子汉，自不做主，却听别人调遣！”武大摇手道：“由他。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语！”

自武松去了十数日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；归到家里便关了门。那妇人也和他闹了几场；向後弄惯了，不以为事。自此，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了帘儿，关上大门。武大见了，自心里也喜，寻思道：“恁地时却好！……”

又过了三二日，冬已将残，天色回阳微暖。当日武大将次归来。那妇人惯了，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。自古道：“没巧不成话。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，失手滑将倒去，不端正，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。那人立住了脚，意思要发作；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一个妖娆的妇人，先自酥了半边，那怒气直钻过“爪哇国”去了，变坐笑吟吟的脸儿。这妇人见不相怪，便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，说道：“奴家一时失手。官人疼了？”那人一头的把手整顿头巾，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，道：“不妨事。娘子闪了手？”却被这隔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里水帘底下看见了，笑道：“兀！谁教大官人打这屋檐边过？打得正好！”那人笑道：“这是小人不是。冲撞娘子，休怪。”那妇人也笑道：“官人恕奴些个。”那人又笑着，大大地唱个肥喏，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，也回了七八遍头，自摇摇摆摆，踏着八字脚去了。这妇人自收了帘子叉竿入去，掩上大门，等武大归来。

你道那人姓甚名谁？那里居住？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，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。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，使得些好拳棒，近来暴发迹，专在县里管些公事，与人放刁把滥，说事过钱，排陷官吏。因此，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。那人覆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。——近来发迹有钱，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。



不多时，只见那西门庆一转，蹩入王婆茶坊里来，去里边水帘下坐了。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，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喙！”西门庆也笑道：“乾娘，你且来，我问你：间壁这个雌儿是谁的老小？”王婆道：“他是阎罗大王的妹子！五道将军的女儿！问他怎的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和你说正话，休要取笑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怎麼不认得，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。……”西门庆道：“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？”王婆摇头道：“不是；若是他的，正是一对儿。大官人再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可是银担子李二哥的老婆？”王婆摇头道：“不是！若是他的时，也倒是一双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倒敢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妻子？”王婆大笑道：“不是！若是他的时，也又是好一对儿！大官人再猜一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我其实猜不着。”王婆哈哈笑道：“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。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。”西门庆跌脚笑道：“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？”王婆道：“正是他。”西门庆听了，叫起苦来，说道：“好块羊肉，怎地落在狗口里！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这般苦事！自古道：‘骏马却驮痴汉走，巧妇常伴拙夫眠。’月下老偏生要是这般配合！”西门庆道：“王乾娘，我少你多少茶钱？”王婆道：“不多，由他，歇些时却算。”西门庆又道：“你儿子跟谁出去？”王婆道：“说不得。跟一个客人淮上去，至今不归，又不知死活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却不叫他跟我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若得大官人抬举他，十分之好。”西门庆道：“等他归来，却再计较。”再说了几句闲话，相谢起身去了。

约莫未及半个时辰，又捱将来王婆店门口帘边坐地，朝着武大门前半歇。王婆出来道：“大官人，吃个‘梅汤’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最好，多加些酸。”王婆做了一个梅汤，双手递与西门庆。西门庆慢慢地吃了，盪托放在桌上。西门庆道：“王乾娘，你这梅汤做得好，有多少在屋里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老身做了一世媒，那讨一个在屋里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问你梅汤，你却说做媒，差了多少？”王婆道：“老身只听的大官人问这‘媒’做得好，老身只道说做媒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你既是撮合山，也与我做头媒，说头好亲事。我自重重谢你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时，婆子这脸怎吃得耳刮子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家大娘子最好，极是容得人。见今也讨几个身边人在家里，只是没一个中得我意的。你有这般好的与我主张一个，便来说不妨。——就是‘回头人’也好，只要中得我意。”王婆道：“前日有一个倒好，只怕大官人不要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若好时，你与我说成了，我自谢你。”王婆道：“生得十二分人物，只是年纪大些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便差一两岁，也不打紧。真个几岁？”王婆道：“那娘子戊寅生，属虎的，新年恰好九十三岁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你看这风婆子！只要扯着风险取笑！”西门庆笑了起身去。

看看天色黑了，王婆却才点上灯来，正要关门，只见西门庆又捱将来，迳去帘底下那座头上坐了，朝着武大门前只顾望。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吃个‘和合汤’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最好，乾娘，放甜些。”王婆点一盏和合汤，递与西门庆吃。坐个一歇，起身道：“乾娘记了帐目，明日一发还钱。”王婆道：“不妨。伏惟安置，来日早请过访。”西门庆又笑了去。当晚无事。

次日，清早，王婆却才开门，把眼看门外时，只见这西门庆又在门前两头来往蹩。王婆见了道：“这个刷子蹩得紧！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这厮鼻子上，只叫他舔不着。那厮会讨县里人便宜，且教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！”

王婆开了门，正在茶局子里生炭，整理茶锅。西门庆一迳奔入茶房里，来水帘底下，望着武大门前帘子里坐了看。王婆只做看不见，只顾在茶局里煽风炉子，不出来问茶。西门庆叫道：“乾娘，点两盏茶来。”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，来了？连日少见。且请坐。”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，将来放在桌上。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陪我吃个茶。”王婆哈哈笑道：“我又不是‘影射’的！”西门庆也笑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乾娘，间壁卖甚麽！”王婆道：“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你看！这婆子只是风！”王婆笑道：“我不风，他家自有亲老公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和你说正经话：说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饼，我要问他做三五十个，不知出去在家？”王婆道：“若要买炊饼，少间等他街上回来买，何消得上门上户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说的是。”吃了茶，坐了一回，起身道：“乾娘，记了帐目。”王婆道：“不妨事。老娘牢牢写在帐上。”西门庆笑了去。

王婆只在茶局里张时，冷眼睨见西门庆又在门前蹩过去又看一看；走过西来又睨一睨；走了七八遍；迳蹩入茶房里来。王婆道：“大官人稀行！好几时不见面！”西门庆笑将起来，去身边摸出一两来银子递与王婆，说道：“乾娘，权收了做茶钱。”婆子笑道：“何消得许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只顾放着。”

婆子暗暗地欢喜，道：“来了！这刷子当败！”且把银两来藏了，便道：“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，吃个‘富煎叶儿茶’，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如何便猜得着？”婆子道：“有甚麽难猜。自古道：‘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看容颜便得知。’老身异样跷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有一件心上的事，乾娘猜得

着时，与你五两银子。”

王婆笑道：“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，只一智便猜个十分。大官人，你把耳朵来。……你这两天脚步紧，赶趁得频，一定是记挂着隔壁那个人。——我猜得如何？”西门庆笑将起来道：“乾娘，你端的智赛隋何，机强陆贾！不瞒乾娘说：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叉帘子时，见了这一面，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。只是没做个道理入脚处。不知你会弄手段麼？”

王婆哈哈的笑将起来道：“老身不瞒大官人说。我家卖茶，叫做‘鬼打更’！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，卖了一个泡茶，直到如今不发市。专一靠些‘杂趁’养口。”西门庆问道：“怎地叫做‘杂趁’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老身为头是做媒；又会做牙婆；也会抱腰，也会收小的，也会说风情，也会做‘马泊六’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端的与我说得成时，便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。”

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听我说：但凡捱光的，两个字最难，要五件事俱全，方才行得。第一件，潘安的面貌；第二件，驴儿大的行货；第三件，要似邓通有钱；第四件，小就要棉里针忍耐；第五件，要闲工夫：——这五件，唤作‘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’。五件俱全，此事便获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五件事我都有些：第一，我的面儿虽比不得潘安，也充得过；第二，我小时也曾养得好大龟；第三，我家里也颇有贯百钱财，虽不及邓通，也得过；第四，我最耐得，他便打我四百顿，休想我回他一下；第五，我最有闲工夫，不然，如何来的恁频？乾娘，你只作成我！完备了时，我自重重的谢你。”

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虽然你说五件事都全，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打搅；也多是扎的不得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且道甚麽一件事打搅？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；但凡捱光最难，十分光时，使钱到九分九厘，也有难成就处。我知你从来吝啬，不肯胡乱便使钱，只这一件打搅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极容易医治，我只听你的言语便了。”

王婆道：“若是大官人肯使钱时，老身有一条计，便教大官人和这雌儿会一面。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不拣怎地，我都依你。乾娘有甚妙计？”王婆笑道：“今日晚了，且回去。过半年三个月却来商量。”西门庆便跪下道：“乾娘！休要撒科，你作成我则个！”

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却又慌了；老身那条计是个上着，虽然入不得武成王庙，端的强似孙武子教女兵，十捉九着！大官人，我今日对你说：这个人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讨来的养女，却做得一手好针线。大官人，你便买一匹白绫，一匹蓝绣，一匹白绢，再用十两好绵，都买来与老身。我却走过去，问他讨个茶吃，却与这雌儿说道：‘有个施主官人与我一套送终衣料，特来借历头。央及娘子与老身拣个好日，去请个裁缝来做。’他若见我这般说，不睬我时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说，‘我替你做，’不要我叫裁缝时，这便有一分光了。我便请他家来做。他若说，‘将来我家里做，’不肯过来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欢天喜地地说，‘我来做，就替你裁。’这光便有二分分了。若是肯来我这里做时，却要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。第一日，你也不要来。第二日，他若说不便当时，定要将家去做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依前肯过我家做时，这光便有三分了。这一日，你也不要来。到第三日晌午前，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，咳嗽为号。你便在门前说道：‘怎地连日不见王乾娘？’我便出来，请你入房里来。若是他见你来，便起身跑了归去，难道我拖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见你入来，不动身时，这光便有四分了。坐下时，便对雌儿说道：‘这个便是与我衣料的施主官人，亏杀他！’我夸大官人许多好处，你便卖弄他的针线。若是他不来兜揽答应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口里答应说话时，这光便有五分了。我却说道：

‘难得这个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。亏杀你两个施主：一个出钱的，一个出力的。不是老身路歧相央，难得这个娘子在这里，官人好做个主人，替老身与娘子浣手。’你便取出银子来央我买。若是他抽身便走时，不成扯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是不动身时，这光便有六分了。我却拿了银子，临出门，对他道：‘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’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时，我也难道阻挡他？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不起身走动时，此事又好了，这光便有七分了。等我买得东西来，摆在桌上时，我便道：‘娘子且收拾生活，喝一杯儿，难得这位官人坏钞。’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时，走了回去，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只口里说要去，却不动身，这事又好了。这光便有八分了。待他吃的酒浓时，正说得入港，我便推道没了酒，再叫你买，你便又央我去买。我只做去买酒，把门拽上，关你和他两个在里面。他若焦躁，跑了归去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由我拽上门，不焦躁时，这光便有九分了。——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。这一分倒难。大官人，你在房里，着几句甜净的话说将入去；你却不可躁暴；便去动手动脚，打搅了事，那时我不管你。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双箸去，你只做去地下拾箸，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。他若闹将起来，我自来搭救，此事也便休了，再也难得成。若是他不发声时，这是十分光了。这时节，十分事都成了！——这条计策如何？”



西门庆听罢大笑道：“虽然上不得凌烟阁，端的好计！”王婆道：“不要忘了许我的十两银子！”西门庆道：“‘但得一片橘皮吃，莫便忘了洞庭湖。’这条计几时可行？”王婆道：“只在今晚便有回报。我如今趁武大未归，走过去细细地说诱他。你却便使人将绫绣绢匹并绵子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得乾娘完成得这件事，如何敢失信。”作别了王婆便去市上绣绢铺里买了绫绣绢缎并十两清水好绵，家里叫个伴当，取包袱包了，带了五两碎银，迳送入茶坊里。

王婆接了这物，分付伴当回去，自趑来开了後门，走过武大家里来。那妇人接着，请去楼上坐地。那王婆道：“娘子，怎地不过贫家吃茶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便是这几日身体不快，懒走去的。”王婆道：“娘子家里有历日麼？借与老身看一看，要选个裁衣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乾娘裁甚麽衣裳？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老身十病九痛，怕有些山高水低，预先要制办些送终衣服。难得近处一个财主见老身这般说，布施与我一套衣料，——绫绣绢段——又与若干好绵。放在家里一年有馀，不能够做；今年觉道身体好生不济，又撞着如今闰月，趁这两天要做；又被那裁缝勒口【音“肯（去）”，字形左“提手”右“肯”，压迫之意】，只推生活忙，不肯来做；老身说不得这等苦！”

那妇人听了，笑道：“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；若不嫌时，奴出手与乾娘做，如何？”

那婆子听了，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若得娘子贵手做时，老身便死来也得好处去。久闻娘子好手针线，只是不敢相央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这个何妨。许了乾娘，务要与乾娘做了。将历头叫人拣个黄道好日，便与你动手。”王婆道：“若得娘子肯与老身做时，娘子是一点福星，何用选日？老身也前日央人看来，说道明日是个黄道好日；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黄道日，了不记他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归寿衣正要黄道日好，何用别选日。”王婆道：“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时，大胆只是明日，起动娘子到寒家则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乾娘，不必，将过来做不得？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则个；又怕家里没人看门前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乾娘恁地说时，我明日饭後便来。”

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；当晚回复了西门庆的话，约定後日准来。当夜无话。次日，清早，王婆收拾房里乾净了，买了些线索，安排了些茶水，在家里等候。

且说武大吃了早饭，打当了担儿，自出去卖炊饼。那妇人把帘儿挂了，从後门走过王婆家里来。那婆子欢喜无限，接入房里坐下，便浓浓地点道茶，撒上些出日松子胡桃肉，递与这妇人吃了；抹得桌子乾净，便将那绫绣绢段来。妇人将尺量了长短，裁得完备，便缝起来。

婆子看了，口里不住声价喝采，道：“好手段！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，眼里真个不曾见过这般好针线！”

那妇人缝到日中，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请他，下了一斤面与那妇人吃了；再缝了一歇，将次晚来，便收拾起生活，自归去，恰好武大归来，挑着空担儿进门。那妇人拽开门，下了帘子。

武大入屋里来，看见老婆面色微红，便问道：“你那里吃酒来？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便是问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终的衣裳，日中安排些点心请我。”武大道：“啊呀！不要吃他的。我们也有央及他处。他便央你做件把衣裳，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，不直得搅恼他。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时，带了些钱在身边，也买些酒食与他回礼，尝言道：‘远亲不如近邻。’休要失了人情。他若是不肯要你还礼时，你便只是拿了家来做去还他。”那妇人听了，当晚无话。

且说王婆设计已定，赚潘金莲来家。次日饭後，武大自出去了，王婆便趑过来相请。去到他房里，取出生活，一面缝将起来。王婆自一边点茶来吃了，不在话下。

看看日中，那妇人取出一贯钱付与王婆，说道：“乾娘，奴和你买杯酒吃。”王婆道：“啊呀！那里有这个道理？老身央及娘子在这里做生活，如何颠倒教娘子坏钱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却是拙夫分付奴来！若还乾娘见外时，只是将了家去做还乾娘。”

那婆子听了，连声道：“大郎直恁地晓事。既然娘子这般说时，老身权且收下。”这婆子生怕打脱了这事，自又添钱去买些好酒好食，希奇果子来，殷勤相待。

看官听说：但凡世上妇人，由你十八分精细，被小人意见过，纵十个，九个着了道儿！

再说王婆安排了点心，请那妇人吃了酒食，再缝了一歇，看看晚来，千恩万谢去归了。

话休絮繁。第三日早饭后，王婆只张武大出去了，便走过后门来，叫道：“娘子，老身大胆……”那妇人从楼上下来道：“奴却待来也。”两个厮见了，来到王婆房里坐下，取过生活来缝。那婆子随即点盏茶来，两个吃了。

那妇人看看缝到晌午前，却说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，裹了顶新头巾，穿了一套整整齐齐衣服，带了三五两碎银子，迳投这紫石街来；到得茶房门首便咳嗽道：“王乾娘，连日如何不见？”那婆子瞧科，便应道：“兀！谁叫老娘！”西门庆道：“是我。”那婆子赶出来看了，笑道：“我只道是谁，却原来是施主大官人。你来得正好，且请你入去看一看。”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，对着那妇人道：“这个便是那施主，——与老身那衣料的官人。”

西门庆见了那妇人，便唱个喏。那妇人慌忙放下生活，还了万福。王婆却指着这妇人对西门庆道：“难得官人与老身段匹，放了一年，不曾做得。如今又亏杀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。真个是布机也似好针线！又密又好，其实难得！大官人，你且看一看。”

西门庆把起来看了，喝采，口里说道：“这位娘子怎地传得这手好生活！神仙一般的手段！”那妇人笑道：“官人休笑话。”

西门庆问王婆道：“乾娘，不敢问，这位是谁家宅上娘子？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小人如何猜得着。”王婆哈哈的笑道：“便是间壁武大郎的娘子；前日叉竿打得不疼，大官人便忘了。”那妇人脸便红红的道：“那日奴家偶然失手，官人休要记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说那里话。”王婆便接口道：“这位大官人一生和气，从来不会记恨，极是好人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前日小人不认得，原来却是武大郎的娘子。小人只认的大郎，一个养家经纪人。且是在街上做买卖，大大小小不曾恶了一个人，又会赚钱，又且好性格，真个难得这等人。”王婆道：“可知哩；娘子自从嫁得这个大郎，但是有事，百依百随。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他是无用之人，官人休要笑话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娘子差矣；古人道：‘柔软是立身之本，刚强是惹祸之胎。’似娘子的大郎所为善良时，‘万丈水无涓滴漏。’”王婆打着猎鼓儿道：“说的是。”

西门庆奖了一回，便坐在妇人对面。王婆又道：“娘子，你认的这个官人麼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奴不认的。”婆子道：“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一个财主，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，叫做西门庆大官人，万万贯钱财，开着个生药铺在县前。家里钱过北斗，米烂陈仓，赤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；圆得是珠，光的是宝。也有犀牛头上角，亦有大象口中牙。……”

那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，口里假嘈。那妇人就低了头缝针线。西门庆看得潘金莲十分情思，恨不就做一处。王婆便去点两盏茶，来递一盏与西门庆，一盏递与这妇人；说道：“娘子相待大官人则个。”

吃罢茶，便觉有些眉目送情。王婆看着西门庆把一只手在脸上摸。西门庆心里瞧科，已知有五分了。王婆便道：“大官人不来时，老身也不敢来宅上相请；一者缘法，二者来得恰好。尝言道：‘一客不烦二主。’大官人便是出钱的，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；不是老身路歧相烦，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，官人好做个主人，替老身与娘子浇手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小人也见不到，这里有银子在此。”便取出来，和帕子递与王婆。那妇人便道：“不消生受得。”口里说，又不动身。王婆将了银子要去，那妇人又不起身。婆子便出门，又道：“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乾娘，免了。”却亦是不动身。也是姻缘，却都有意了；西门庆这厮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；这婆娘一双眼也偷睨西门庆，见了这表人物，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，又低着头白做生活。

不多时，王婆买了些见成的肥鹅熟肉，细巧果子归来，尽把盘子盛了，果子菜蔬尽都装了，搬来房里桌子上。看着那妇人道：“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，奴却不当。”依旧原不动身。那婆子道：“正是专与娘子浇手，如何却说这话？”王婆将盘碟都摆在桌子上，三人坐定，把酒来斟。这西门庆拿起酒盏来，说道：“娘子，满饮此杯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多感官人厚意。”王婆道：“老身得知娘子洪饮，且请开怀吃两盏儿。”西门庆拿起箸来道：“乾娘，替我劝娘子请些个。”

那婆子拣好的递将过来与那妇人吃。一连斟了三巡酒，那婆子便去烫酒来。西门庆道：“不敢动问娘子青



春多少？”那妇人应道：“奴家虚度二十三岁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小人痴长五岁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官人将天比地。”王婆走进来道：“好个精细的娘子！不惟做得好针线，诸子百家皆通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却是那里去讨！武大郎好生有福！”王婆便道：“不是老身说是非，大官人宅里枉有许多，那里讨一个赶得上这娘子的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这等一言难尽；只是小人命薄，不曾招得一个好的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先头娘子须好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休说！若是我先妻在时，却不恁地家无主，屋到竖！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饭，都不管事！”

那妇人问道：“官人，恁地时，死了大娘子得几年了？”西门庆道：“说不得。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，却倒百伶百俐，是件都替得小人；如今不幸，他死了已得三年，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。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？在家里时，便要呕气。”

那婆子道：“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：你先头娘子也没有武大娘子这手针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小人先妻也没有此娘子这表人物。”

那婆子笑道：“官人，你养的外宅在东街上，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唱慢曲儿的张惜惜；我见他路歧人，不喜欢。”婆子又道：“官人，你和李娇娇却长久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人见今取在家里。若是他似娘子时，自册正了他多时。”王婆道：“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，来宅上说没妨事麼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的爹娘俱已死了，我自主张，谁敢道个‘不’字。”王婆道：“我自说要，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做甚麽了便没？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，自不撞着！”

西门庆和这婆子一递一句，说了一回。王婆便道：“正好吃酒，却又没了。官人休怪老身差拨，再买一瓶儿酒来吃。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手帕里有五两来碎银子，一发撒在你处，要吃时只顾取来，多的乾娘便就收了。”

那婆子谢了官人，起身暖这粉头时，一锤酒落肚，哄动春心，又自两个言来语去，都有意了，只低了头，却不起身。那婆子满脸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老身去取瓶儿酒来与娘子再喝一杯儿，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——注子里有酒没？便再筛两盏儿和大官人吃，老身直去县前那家有好酒买一瓶来，有好歇儿耽阁。”那妇人口里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坐着，却不动身。婆子出到房门前，便把索儿缚了房门，却来当路坐了。

且说西门庆自在房里，便斟酒来劝那妇人；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，把那双箸拂落地下。也是缘法凑巧，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。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，只见那妇人尖尖的一双小脚儿正翘在箸边。西门庆且不拾箸，便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。那妇人便笑将起来，说道：“官人，休要罗唆！你真个要勾搭我？”西门庆便跪下道：“只是娘子作成小人！”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。当时两个就王婆房里，脱衣解带，无所不至。

云雨才罢，正欲各整衣襟，只见王婆推开房门进来！怒道：“你两个做得好事！”西门庆和那妇人，都吃了一惊。那婆子便道：“好呀！好呀！我请你来做衣裳，不曾叫你来偷汉子！武大得知，须连累我；不若我先去出首！”回身便走。那妇人扯住裙儿道：“乾娘饶恕则个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低声！”王婆笑道：“若要我饶恕你们，都要依我一件！”那妇人道：“休说一件，便是十件奴也依！”王婆道：“你从今日为始，瞒着武大，每日不要失约，负了大官人，我便罢休；若是一日不来，我便对你武大说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只依着乾娘便了。”王婆又道：“西门大官人，你自不用老身多说，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，所许之物不可失信。你若负心，我也要对武大说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放心，并不失信。”

三人又吃几杯酒，已是下午的时分。那妇人便起身道：“武大那厮将归了，奴自回去。”便蹚过後门归家，先去下了帘子，武大恰好进门。

且说王婆看着西门庆道：“好手段麼？”西门庆道：“端的亏了乾娘！我到家便取一锭银送来与你；所许之物，岂敢昧心。”王婆道：“‘眼望旌节至，专等好消息’；不要叫老身‘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’！”西门庆笑了去，不在话下。

那妇人自当日为始，每日蹚过王婆家里来和西门庆做一处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胶。自古道，“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，”不到半月之间，街坊邻舍都知道了，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。

断章句，话分两头。且说本县有个小的，年方十五六岁，本身姓乔，因为做军在鄂州生养的，就取名叫做鄂哥，家中止有一个老爹。那小厮生得乖觉，自来只靠县前这许多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，时常得西门庆赏他



些盘缠。其日，正寻得一篮儿雪梨，提着来绕街寻问西门庆。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说道：“郓哥，你若要寻他，我教你一处去寻。”郓哥道：“聒噪阿叔，叫我去寻得他见，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也好。”那多口的道：“西门庆他如今刮上了卖炊饼的武大老婆，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里坐地，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。你小孩子家只顾撞入去不妨。”

那郓哥得了这话，谢了阿叔指教。这小猴子提了篮儿，一直望紫石街走来，迳奔入茶坊里去，却好正见王婆坐在小凳儿上绩绪。郓哥把篮儿放下，看着王婆道：“乾娘，拜揖。”那婆子问道：“郓哥，你来这里做甚麽？”郓哥道：“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。”婆子道：“甚麽大官人？”郓哥道：“乾娘情知是那个，便只是他那个。”婆子道：“便是大官人，也有个姓名。”郓哥道：“便是两个字的。”婆子道：“甚麽两个字的？”郓哥道：“乾娘只是要作耍我。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话。”望里面便走。

那婆子一把揪住，道：“小猴子！那里去？人家屋里，各有内外！”郓哥道：“我去房里便寻出来。”王婆道：“含鸟猢猻！我屋里那得甚麽‘西门大官人’！”郓哥道：“不要独自吃呵！也把我汁水与我呷一呷！我有甚麽不理会的！”婆子便骂道：“你那小猢猻！理会的甚麽！”郓哥道：“你正是‘马蹄刀木杓里切菜’，水泄不漏，半点儿也没有落地！直要我说出来，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！”

那婆子吃他这两句道着他真病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含鸟猢猻！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！”郓哥道：“我是小猢猻，你是‘马泊六’！”那婆子揪住郓哥，凿上两个栗暴。郓哥叫道：“做甚麽便打我！”婆子骂道：“贼猢猻！高做声，大耳刮子打你出去！”郓哥道：“老咬虫！没事得便打我！”

这婆子一头叉，一头大栗暴凿直打出街上去。雪梨篮儿也丢出去；那篮雪梨四分五落，滚了开去。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过，一头骂，一头哭，一头走，一头街上拾梨儿，指着那王婆茶坊骂道：“老咬虫！我教你不要慌！我不去说与他！——不做出个不信。”提了篮儿，迳奔去寻这个人。正是从前做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直教掀翻狐兔窝中草，惊起鸳鸯沙上眠。毕竟这郓哥寻甚麽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[⊕ 上一页](#)
[⊕ 下一页](#)
[⊕ 回目录](#)